

## 人生自是有情痴

瀛苑副刊

「我們的事就當作是今年的事。」再笨的女人，也知道在被男人拒絕前，先拒絕男人！他愣住了好幾秒。然後他懂了，卻沒說什麼，只是彷彿木頭般地看著我，他了解我還會再說些什麼。

在我們很要好的時候，我問他：「如果我們分手了，你想我會花多少時間來忘記你？」「一天！」他答。我無語，暗暗輕彈紅淚。女人跟蓮花應是同一類，否則怎會「年年苦在中心裡」？

我決定不陪他跨年，我決定不陪他倒數，我決定許願時不放入有關他的成份。朋友說我太理智了，越是理智就越不愛那個人。不對，若是不愛，為何忌妒蝴蝶相飛西園草？此恨可不關風與月啊！

一天下課，我走至操場，本欲與大自然分享我騷人的氣味，然而，清脆的聲音使我止住腳步，我聽得出來，那是一球又一球的空心，轉身，都還是三分球！呆了，我想。

第二天，我帶著期待的心漫步球場。

他在！

此回我看清了他俊逸的五官，心中悸動，忽然想到越南歌子趨：「笑問鴛鴦兩字怎生書？」

趁他停下來喝水時走向他：「你不是我們學校的學生吧？」他嚇一跳，將原本的大眼睛睜得更大：「妳怎麼知道？」這下換我愣住了，心思轉得很快的我隨即又開口：「因為我的追求者沒有你呀。」

他爽朗地仰天大笑，我知道，我們之間的氣流開始相容了。

喜歡看他打球，那是一種舒服；喜歡幫他做作業，那是一種幸福。

「我覺得像我們這樣繼續下去，說不定真的有可能。」難道我們之間曖昧不明？難道經過了半年的曖昧，依舊只是曖昧？我早該知道他是流水、是行雲，流水便隨春遠，而行雲終與誰同？

他習慣不說，習慣將所有的疑問與答案填入黑洞；他習慣做濫好人，習慣將所有的勉強藏在心裡面。他像個任性的小孩，任性地自以為事實傷人，難道欺騙就不傷人嗎？他仍然笑著，笑著，笑著。真想打掉那一排牙齒，因為，我害怕牙齒後頭的不知。

不知，哦，不知真傷人！

「都年底了你還打算沉默嗎？」他依舊不語。「說開了還是朋友，不說，我會恨你！」終於他都說了，在最後一天。

「斜倚畫屏思往事，皆不是，空作相思字。」這又如何？有人說：分手不代表結束，分手是一種解脫；分手是不讓對方擔心現在的我過的好不好，分手是讓彼此過得更好。

愛情的最高境界是狷狷在知道已經不可能時，立即懸崖勒馬。

「我就陪你到今天吧。」我笑著。